



向往之地孔雀飞

（散文诗）
玉泉
一

窗外，总有一片雨林闯入镜头，寂静的澜沧江默默穿过，金色的佛塔闪烁神性光芒，是谁用小刀在贝叶上刻下古老的文字。“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这是傣族版的古老神话故事，七彩的羽毛轻轻飘落，被傣家少女织成美丽的衣裙。

这是哪里？江水告诉我，这是西双版纳。这是什么民族？月光告诉我，这是傣族。这里为什么如此浪漫神奇？风儿告诉我，这是大象出没孔雀飞翔的地方，是五座茶山相连的地方，是神秘的热带雨林。

二

绿色是这片土地深情的底色，漫山遍野林木层层叠叠、高高低低，疏密相间，叠翠吐幽。是茶树，是一棵棵雨林的茶树，是孔雀栖枝的高端，是向往的吉祥之地，是贝叶轻轻刻下文字的古意。是橡胶树，是椰子树，是凤尾竹，是微风过时的凌波起舞。

三

几声嘶鸣打破寂静，是象，是象家族，这高大威猛的林中巨兽。不似虎豹，它温顺和良，在古老的岁月中，它是人类征战的坐骑，是驮木载物的舟车，是亲昵相伴的伙伴。辛丑年，象家族一路向北，举家迁徙，“爸爸，爸爸，我们去哪里呀？”“宝贝，宝贝，我们出来旅游呀！”这是2021年最萌的动画片，是热带雨林的丛林历险记。

四

葫芦丝轻轻吹起，月光洒满竹楼，傣家少女倚栏而立，花色的裙裾飘荡出一个春天，她莞尔一笑，便偷走了一颗青春萌动的心。恍若故事中的七公主楠木诺娜在美丽的湖中沐浴，与王子召树屯的一见钟情。战争，爱情，“孔雀公主”飞入寻常百姓家，人们在交口相传这个关于幸福与和平的故事，把孔雀尊为最吉祥的神鸟。

五

水做的民族，择水而居。澜沧江，母亲河，小时候就听着她的波涛长大，头枕清波入眠。鱼儿在江中自在游戏，芭蕉叶摇曳四季风，父辈的渔船出没江中，载回满船星光。

星光，渔火，一转眼，满天的星光已撤回人间，人们在告庄星光夜市围了一个星语心愿。坐在佛塔前的石阶上，一万个夜摊的灯火璀璨了夜空，星星点点绽放光芒，熙熙攘攘人头攒动，是天上的星火还是人间的星灯，无法辨认。

六

时针转向癸卯年夏天，坐标定位于中缅边境的两个傣族村，龙利、勐景来，一群人跟随小玉书记的脚步和讲解触摸村寨的脉搏。鲜艳的五星红旗飘扬在傣家竹楼，一面旗，一抹红，远离首都三千里，但心的跳动是一样的，同频共振。

各色花草草挂满傣家竹楼，引来蜂飞蝶舞，蓝莲花在佛像前静谧绽放，好客的傣族阿妈拿出火龙果让大家吃，这是一个慈悲而美好的中午，柔和的光照在每个人脸上都是幸福。一双双灵巧的手连接古老与现代，精美的锦织、陶器、竹器华丽登场。菠萝饭、香茅草烤鱼、竹笋煮鸡、烤猪脸，傣家竹楼装满了新时代的富足。

七

择水而居的民族，上善若水，爱水乐水。象脚鼓敲出欢快的节奏，树枝洒出吉祥水，泼水节在最美人间四月天送出清凉与祝福。男女老少，载歌载舞，尽情泼洒，尽情欢歌，送出吉祥送出祝福。如今，泼水节不再是傣族人民的专场，旅游业让不同民族的人们体验了丰富的民族文化，人们在泼水广场围成一个个同心圆，结成一棵棵友谊树，放飞一盏盏孔明灯。

来自地心深处的奉献

夏阳

并3870米为中国铁路最长；开创了中国首次使用自主研制，被称为中国十大重器之一的最大直径硬岩掘进机TBM；被赋予CZ铁路项目先行先试之责，为中国重大铁路项目探家提供技术支持。

8年探索创新，顽强推动了高黎贡山隧道前行，探索了破解各种世界性极端复杂地质问题的经验，参与制定中国铁路隧道建设标准。一批专利和工法，已被有效用于中国各大铁路建设。

支持这种前行的，是在地心深处，常年无声奉献的隧道建设者。铁路隧道人作业很苦，处于极端地质下的高黎贡山隧道人更苦。

每一个伟大的背后，总会有太多平凡的奉献。

伸手不见五指的隧道，乘上震荡声刺耳的小火车，驶入千峰万仞的地心深处，走入隧道人的世界，凝视他们的笑容，探究他们奉献的轨迹。他们，是那样鲜活可爱。

一年又一年，他们生活在山下数百米的地心。在不见日月星光的隧道里，每次10多个小时劳作，吃喝拉撒都在地穴。工种的特点，使他们满身油污，蓝色或橙色的工作服，因为油污，许多已看不出底色。

高黎贡山地质的极端性，决定了作业的极端性。高压富水，使整个隧道成为水帘洞，到处是高压水流，他们总在全身透湿中作业。隧道里温度过高，掌子面（作业面）甚至达到42度，超过了作业的人体极限，在高温、闷热、潮湿中连续作业，让他们呕吐、头晕、湿疹甚至皮肤溃烂。

井下酷热，他们总是光着膀子，满身大汗淋漓。长年套着薄薄的内裤作业，成为井下工人的形象。为保证施工，隧道置入成吨的冰块降温，他们用冰块擦身，用冰渣敷体。隧道的狭窄和作业环境逼仄，让他们爬上爬下，五尺之人，蜷缩成一团，几小时用手摸索作业。

一年又一年，昏黄的隧灯下，他们满身油污，挥汗如雨，长年轰鸣嘈杂的作业声，严重影响着他们的听力和神经。他们无法交流，用手比划着。一寸寸，一尺尺，顽强地向前推进。

铁路建设者，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流动在一个又一个工地。长年累月守于工地，像天边飘动的云。几年、十几年甚至一生，只能遥望，无法担起为家遮风挡雨的责任。

他们是有血有肉，充满情感的鲜活

个体。建设以来，有千余名高黎贡山隧道人，将青春和爱情奉献在大山深处。一位又一位隧道人，从青年到了中年，在这崇山峻岭，结婚生育子女，有18位生命，相继降临在这深山峡谷。他们满脸幸福，带着深情，给孩子起名“高黎贡”“李大瑞”，何平阳、李平等一位又一位创业者，带着眷恋，从这里退休，离开这片深情的土地。

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妻子临产前的几个小时，才跌跌撞撞赶到产房。二分部的李航讲述时，仍泪眼盈眶：妻子马上就要生了，送进了产房，他才从千里之外的工地赶到医院。妻子羊水早破，导致难产。产房里，委屈的妻子嚎啕大哭，他泪流满面。

每当他们的妻子，积累了山一样的疲惫和委屈，在电话或视频，向他们嚎啕大哭甚至破口大骂，他们自知欠家庭欠得太多，总是只能唯唯诺诺、低声下气地安慰。他们有用钢铁意志撑起一个又一个隧道的能力，有撼山掘地的英雄气概，然而，却没有更多精力能够顾到自己的家庭。

他们其实很思念亲人，总是想方设法弥补亏欠。妻子怀孕，老人孩子的每一个生日，他们总在网上选了又选，通过网购，把对家人的关注和心底深爱，寄进亲人心里。视频，每天不可或缺。听着孩子的嗝语，妻子的嗔怪，每一天的此时，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太多需要的时候，他们却无法陪伴亲人。闻知父亲患了脑瘤，已至晚期。工期太紧了，悲恸的他，一次次想提，却总开不出口。他想把回去时间放在最后时刻。通过家人，每天他和父亲视频，让他泪目的是，父亲在视频上，一次次问他：“你是谁？”他不敢在视频前放声哭泣，下了视频就嚎啕大哭。听闻父亲已危，他才千里奔回家，却在火车上得知，父亲已病故。

爱情和婚姻，是他们常常面临的考验。当最爱的他，无法承受长年不见其踪影的孤独，流着泪，为这曾经一起长跑的爱情画上句号。他们并不怨谁，擦拭了泪，依旧走向隧道深处。

这些真实的他和他们的事，是发生在高黎贡山隧道人身边，平常又极不平凡的故事。

“大瑞铁路什么时候通车？”这是高黎贡山下人们的问询和期待。

地质极端，超乎寻常的复杂，导致项目资金预算严重偏差。地质及资金不足，仍是前行的拦路之虎。前面的

路，荆棘丛生，仍然艰辛坎坷。但是他们千方百计，总在奋发。他们坚信，一切就在前面。

高黎贡山深处，总有一种沉重与不安，像山一样压着他们。隧道一直打不通，他们认为是没有尽到责任。一批又一批来探望的，有德宏的、保山的，还有一批批邻邦缅甸的，充满期待地告诉他们：“铁路，是我们百年的梦想。”

每年重阳节或节假日，那些白发苍苍的老人总是会来，紧紧抓着他们满是泥污、布满老茧的手：“我们余生的愿望，是从德宏坐上火车上昆明。”那些殷殷的目光，像光刻机刻在了他们心里，成为催他们奋发的动力。铁路不通，他们急呀急呀急。这是他们为什么总是离不开，总也开不了口的原因。

通过辛劳，获得收入养家糊口，是他们的第一需求。由于地质复杂，工程进度不佳，影响着他们的所得，他们郁闷。然而，这些动摇不了他们的信念。作为隧道人，他们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坚守。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早日打通这条压在他们心里的长隧。

8年春夏秋冬，每天24小时，每年365天。春节国庆，甚至疫情肆虐的3年，在地心深处的隧灯，从来没有熄灭过。

走进大山才知，这沉寂的峻岭，整天河夜都响着爆破和倒渣的声音。晨曦未明，那些阳光下走入隧洞，在井下劳作了10余小时的他们，从洞里出来。眨眼的星光下，疲惫的他们，走路有些蹒跚，甚至摇晃，但脚步是那样坚定。

“越是艰险越向前”，这是他们对大山的宣言，在开山掘地的征途中，他们凝练了体现高黎贡山精神的誓言。每一个重大活动，他们都会对着誓言举拳：“我们的使命，是把高黎贡山铁路隧道，建成中国铁路史上又一里程碑工程。”

“不通大瑞终不还”这是他们一心坚定的信念。

在这苍翠无边的大山深处，高黎贡山隧道人，燃烧着青春，绽放着色彩。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人民铁道报》相继报道他们的事迹，赞美他们是“地心里的筑路工人”“高黎贡山的追梦人”“坚守高黎贡山的新愚公”。

高黎贡山隧道人，他们是中国铁路隧道人形象的代表，是为国担当为民奉献的新时代中国建设者的缩影。他们，无愧于“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云南的风景

（组诗）

超玉李

梅里雪山

无法站在峰顶，这是测量灵魂高度的地方。我站在山脚雪，融化了胸口的硬块

看到采药人，一圈又一圈地绕着雪山转，我突然原谅了世间所有的屠枪原谅了所有憎我之人爱上了修行者，只为抵达更高的雪山。只为拥有更多的济世之方，所走过的弯水陡山峭路，忽略不计

可我不能

我想在这里终老，可我不能我想背山面水，坐拥大理的山水在太和村当南诏王，可我不能我不能之事，太多就像此刻，我不能跳入洱海只能让岸边的，一叶秋柳花替我跳入

在丽江

就这样，坐在束河古镇在墨竹瓦舍客栈，我们喝着咖啡享受这慢生活，身体突然软了下来

比起平日，忙于诸类俗事尘世各种局。坚硬的身体在这一日，突然软了下来时光静止，多么曼妙的时刻多么美好的一日，柔软了的还有硬如铁块的心，此刻都水汪汪如露。这一世，这样该多好

云海颂

有时在山顶，像新娘头顶洁白的薄纱有时在山腰，像仙女腰间之裙有时在山谷，让人看不清云有多深白茫茫一片，在眼尖逼我写下颂词：这一刻心无悲愁远山有云海，灵魂安逸

洁白的哈达

在马尔康，美丽的藏族姑娘第一次给我披上洁白的哈达祝福我，爱情甜如蜂蜜在昌列拉，出家人为我披上洁白的哈达，祝福我眼里没有污垢，不看人短舌里没有是非，不言脏浊心里不住心魔，压得住邪念和欲望他说，满眼慈祥，我死后世界软绵绵，眼睛烧得烂舌头烧得烂，心脏烧得烂做事的时候，抬头看山遇挫之时，低头看水

小镇的月亮

（外一首）

楚小韩

那时我刚远道而来那时你的小镇，一轮明月正高悬银辉普照大地，雪一样白及至我一路向北，依然没有融化回到昆明后，我的额头上，又长了许多白发

临沧十二行

走了很远的路我们依然在走，无所谓走到哪里，也无所谓走到何时陌生的街头，夜幕低垂，霓虹闪烁

我们漫无目的地走，偶尔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更多时候你沉默着，只是每走上几步又偷偷看我一眼，而我同样不想无话找话，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

今夜，人在旅途，心在路上有些忧伤，像草尖上的露水，轻轻一触碰就会滴落……突然间，想有更多的爱，温暖我自己

探访冰岛村

马孜

出发，车子始终行走于两岸青山之间，高山深涧中，不时会有溪流自山涧流淌而下，一路欢歌滋润着这片厚实的土壤，真应了那句话：“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的老话。充沛的水资源为植物的生长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植被茂盛而浓密，青纱般的竹林几乎长成了绿色的屏障，藤类植物向着光线沿着山体向上努力攀援，而朔类植物几乎不让土地有任何裸露和喘息的机会，它们漫无章法地铺满整个山体，像为土地盖上一层加厚的地毯，保持了土地原有的体温和质地。

而冰岛老寨则处于海拔1400—2500米的半山坡上，这里年平均气温在18—20℃之间，属于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温度变化相对较小，但因为海拔差异，昼夜温差较大，高山地区一年四季都被弥漫的云雾笼罩，空气湿润，古茶树主要就分布在这个区域。冰岛古茶园是云南大叶种茶的发祥地之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气候优势，成为古茶树生长的乐园。从明成化年引种开始，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并在勐库繁殖形成勐库大叶茶种群。

原来的冰岛古树茶全部生长在村子前后和中间，人与茶树亲密地共荣共生，这里种植着6万多株的古茶树，其中二三百年以上树龄的古树有170棵左右，人们为每一株茶树挂牌编号，于是，这种古老的植物历经岁

月风霜之后如人一样有了身份和地位。近年来，为了满足茶农的生产生活需求，解决交通便利等问题，冰岛村整村搬迁到山下，于是，将整片的土地归还给了茶树，这片土地就成了古茶树的王国。立于半山坡上，偶尔还能看见茶农搬走时留下的旧垣和院墙，当初的那份人间烟火在似水流年中也终于被茶林的静谧和青山的氤氲所匆忙覆盖，留给人们一份久远的念想和淡淡的乡愁。

走进古茶园，便置身于满目苍翠的林海，偶尔看见树枝上开着的茶花，花瓣色泽洁白晶莹，一团淡黄色棉绒般的雄蕊，紧紧簇拥着一株体态修长挺拔的雌蕊，自有一种月影珠光的玲珑和剔透。茶树的叶片光泽，厚实而具有韧性，摘一片叶子放在手心，可以看到主脉管粗实有力地从叶片底部直直延伸到叶尖，而侧脉则如打开的花瓣般形成对状迂回，刚好雨后，叶尖上还挂着雨珠，便有一丝清凉漫上心头，对着茶林深吸一口气，感觉人的整个肺叶也在瞬间舒展，迎合着这一季清雅的青香，仿佛嗅到了茶汤的回甘和幽远的暗香了。

在弯曲的山道上行进，有些累了，身上湿湿黏黏地起了一层汗珠，想要返身，站在茶林之间举目望去，我的身边都是上百年的古老茶树，它们在经历了百年的风雨后依旧吐着新芽，沐着新雨，它们依然生机勃勃。我心中竟

生出惭愧，有时人活着竟不如一株植物，与其将日子当成珠玑粒粒算计，倒不如活得像一株古茶树，安然于当下，却展示着生命的磅礴，心安踏实，笑看人间沧桑。

山脚下便是冰岛湖，冰岛湖利用特殊的地形优势，将上游流水积流成湖，这是双江县投资最大的一项水利工程，可以解决勐库坝等沿河的灌溉用水、工业用水以及下游河道防洪错峰。由于水质没有任何工业污染，人们充分利用冰岛湖水水质清澈、没有污染的特点，在尾库拦坝下游建成了虹鳟鱼养殖基地。众所周知，虹鳟鱼的养殖尤以高要求的水质为生存条件，水源水好、水量大、天然水的无污染环境成就了虹鳟鱼的自然生长环境，可想而知，一座巨型水库还能保持如此优质良好的水资源，便是这个地方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无比优良的证明。

冰岛的古茶树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了几百年，像隐居深山的老者，积攒日月天地之精华，已经活出了一身灵气、仙气和锐气。难怪经过精心制作出来的茶叶，能卖到几万元一斤的价格，雄踞茶坛。

山色青而灵木秀，下到山脚，再回望处于半山腰的古茶树林，一阵云雨之后，已被层层云雾笼罩，而在云层的游移中，那片淡青色的绿影随着汽车的前行正似飘动的岛屿游走于群山之间。